

东学西渐视域中的意象主义者及其创意翻译

唐拥军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由于对后维多利亚诗歌陈腐守旧的诗风大为不满, 意象主义者通过创意翻译从东方古典诗歌中汲取异质养分, 在西方文化中撒播下东方“杏花”种子。从此, 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花丛中, 开出了“与她(中国)的名字相称的文学”之花, 意象主义者也历史地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先行者。

关键词: 东学西渐; 意象主义者; 创意翻译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2-0089-05

Imagists and Their Crea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gressive Spreading of Eastern Learning to the West”

TANG Yong-ju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Being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le and conventional post-Victorian verse, imagists took some heterogeneous nutrients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translating creatively and transplanting the seed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blossoms of the apricot”, in Western culture. Thereafter, the western, even the world bloom cluster of literature witnessed the “literature that matches her name”, and the imagists historically became the western forerunners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Key words: *progressively spread Eastern learning to the West; imagists; creative translation*

—

诗歌是诗人借景抒情, 托物咏志, 于人、于事、于史、于世, 无不倾注严峻的审视和炙热的情感的一种文学样式。假如诗人目睹周围环境的急剧变化, 不能积极而敏感地应对, 依然我行

我素, 过于讲究华丽的辞藻, 他们所继承的必然是陈腐守旧的诗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就是遵循这一诗风而创作出的“可怕的大杂烩”和“软绵绵的空洞音调”^{[1]3}。于是, 意象主义者腾空出世, 出现在英美诗歌舞台。他们反对陈腐诗风, 反对词汇堆砌, 主张意象凝练、语言简洁, 认为诗人应当借助意象的“叠加”和“并置”等艺

收稿日期: 2012-09-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基金(11C0838); 湖南省社科基金(12YBA234)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唐拥军(1971-), 男, 湖南永州人, 湖南师范大学英语部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

术手段,升华诗人的思想感情,建构诗歌的直观意义。意象主义者奉行“坚实的”创作思想和“日常派”主张,甚至敢于像弗莱彻一样“到垃圾箱去寻找题材”^①,以与众不同的表现对象和主题艺术再现那个已经危机四伏且荒诞不经的荒原,再现荒原中痛苦挣扎、绝望焦虑、难以捉摸的“自我”。

由于所持诗学观与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神韵”、“简洁”等主张的一致,意象主义者不但视之为创作的“宝库”,如庞德就认为“刘彻、屈原、蔡琰和李白时代以前的伟大的自由诗作家是下一个世纪也许会寻找的宝藏”^{[2]90}而且通过翻译实践,汲取东方诗歌的异质和养分,带来“文学的创新”^②,推动英美诗歌的现代化。

二

意象是诗人、艺术家以语言为媒介,升华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表现出来的物象。或许是由于中国诗歌与绘画不分家的缘故,古诗意象的色彩与绘画一样,用色讲究清淡典雅。比如,王维《山居秋暝》中的两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色彩对比度就不会给读者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反之,意象主义诗歌“对色彩非常敏感,而且有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诗中运用绘画的技巧”,意象主义者比较讲究使用鲜明突出的色彩来达到诗人表达上想要的效果:

Among the rain / and lights / I saw the figure 5 / in gold / on a red / firetruck / moving / tense / unheeded / to gong clangs / siren howls / and wheels rumbling / through the dark city.
(The Great Figure)

雨夜的 / 街灯下 / 我瞥见数字5 / 金黄色 / 刷在一辆火红的 / 消防车身 / 飞驰 / 无论紧张 / 或冷漠 / 车铃当当 / 警笛声声 / 车轮滚滚 / 驶入夜城。(《大大的数字》威廉斯,笔者译)

诗歌中数字5的金黄色和车身的火红色与城市夜幕的漆黑背景色彩鲜明突出,对比强烈,

画面更加凸现了“大大的数字”在读者脑海中的意象,从而增强了诗歌的艺术张力。

意象主义诗人特别欣赏汉语古典诗歌的“意象并置”,并且尝试仿作。《地铁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首由最初三十行压缩而成的两行诗中,共八个实词,六个虚词,四个意象:“面孔”、“人群”、“花瓣”、“树枝”。没有动词和人称,没有比喻和象征,两个独立短语包含着两个复叠对比的意象:人群中隐约的面孔与湿黑树枝上的花瓣。现实人生图景中那嘈杂的地铁站中种种物象,与诗人心中对都市生活忙碌、喧嚣、阴冷的不愉快感受、厌倦情绪相纠合,便意化为了“湿漉漉的黑色枝条”。而诗人内心追寻美的热情又与不时掠过的可爱面孔相融合萌生出了“开放的许多花瓣”。

虽然意象主义者主张意象凝练,语言简洁,但是中西文字体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尽管意象派诗人学习并仿效中国古典诗歌,运用简洁的语言写景抒情,直呈意象,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别明显,客观地说,意象派的诗歌还是存在差距的。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美学所注重的“略形貌而取神骨”“形神兼备”等思想,确实不会那么轻易地被一群“不懂汉语,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底蕴也知之甚少”的意象主义者所掌握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研究者^[3-5]对《地铁站》给出了负面的评价。

汉语是由表意文字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讲究意合。古典诗歌中,词汇的使用高度自由,没有太多词性和语法规则上的约束,意象并置、意境深远、韵律严谨、形式独特,诗歌中的美,即使使用现代汉语阐释都难以完美再现,如果使用英语来翻译,结果会如何呢?唐朝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十个汉字由“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六个意象构成,没有谓语

① 庞德对意象主义诗人弗莱彻作品的称赞(“wastebasket collection”... “The John Gould Fletcher Collection”).

② 参见 Susan Bassnett 著作 Studying British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8.

动词衔接,甚至没有任何表示语法关系的形式标志,但是经过诗人“意象群体并置”和“整合完形”,言、象、意及其结构实现高度整合,诗人“羁愁野况”的韵致溢于言表。李东阳《麓堂诗话》中这样评价:“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以下是上述诗句的一种译文:

Behind the thatched inn, crowing cock and
setting moon;

Upon the planked bridge, footprints in the
frost.

不难看出,译者张廷深和 Bruce M. Wilson 试图偏离现代英语的规范,模仿汉诗中的艺术手段,有意不用动词和连接词,导致原诗意象的机械拼接,译文语言形式的不伦不类,而且原诗中的那种悠远和谐、含蓄空灵的意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意思的是,诗歌翻译遭遇的这种局促与尴尬,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译者进行创造的“主要源泉”。意象主义者正是如此,他们提出“译作乃是新作”的翻译原作,在翻译实践中,不受拘泥,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竭力体现原诗中最为闪光的特质,引导读者共同捕捉原诗中特质之美。为了汲取东方文化的异质和养分,意象主义者在翻译实践中讲究“细节、单个词语,以及个别意象甚至意象片段的精确再现”,“动态的词语”和语言的能量,以及“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词汇的动感”^{[6]20}。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庞德对《落叶哀蝉曲》的翻译。原诗为: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女兮安得,感余心兮未宁。再看庞德的点睛之译笔:“……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译者跳出原诗形式,敏锐地把握了原诗最核心的意象——落叶,发现落叶与逝去的美人意象吻合,于是将“落叶依于重扃”改译成“一片潮湿的

树叶粘在门槛上”,“潮湿”、“粘”、“门槛”等意象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使得一种美人易逝的喟叹和人生无常的伤感跃然纸上。

再以《诗经》第九十篇为例: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以下是庞德的译文^{[7]43}:

Cold wind, and the rain,

Cock crow, he is come again, my ease.

Shrill wind and the rain

and the cock crows and crows,

I have seen him, shall it suffice as the wind
blows?

Wind, rain and the dark

as it were dark of the moon,

What of the wind, and the cock's never-
ending cry;

together

again

he and I.

原诗对“风雨”的多层式叙述,译者分别移译为“cold”、“shrill”和“dark”,并以一个独特的矛盾修辞法,比喻此刻的天色之“晦”——“如同月亮的黑”,相当贴切。而以“crow”、“crows and crows”和“never-ending cry”来译原诗中三个层次的“鸡鸣”,将诗歌中所营造的越来越加急的鸡鸣气氛再现于译文中,深刻地体现了译者对于“闪光的细节”(luminous details)^{[8]15}的敏锐和“译者主体精神的创造个性”^{[9]147},无怪乎王贵明将本诗的翻译当作“创意翻译最突出”^{[10]25}的例子。屠岸也认为,译者“确是因其过多的诗情创力掩盖了原作者”^①,显然是因为译诗再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原诗的整体效果,更体现了“译作乃是新作”这一翻译原则^②。意象主义者正是

①参见屠岸“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诗歌翻译答香港《诗双月刊》王伟明先生问”,出自海岸选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390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

②这一原则颇多争议,如 Steven G. Kellman (2010) “Alien autographs: how translators make their marks” (Neoh-elicon, DOI 10.1007/s11059-010-0041-1, published online: 25 March, 2010)在谈到“颠覆”(transmogrification) (Kerney, 1884: 55)这一概念时,引用的就是庞德译李白《长干行》作为例子,并以“随意改编”(loose adaptation)来评价。

通过创意翻译,才真正“很好地介绍了中国文化”,而且“恰当地将中国诗学精髓用之于发展英语诗歌”^{[10]20}。西方学术界对意象主义者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和东方文化西传方面产生的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有着颇高的评价,对于意象主义者在东学西渐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同样给予高度认可。

意象主义者的翻译观念与其诗学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背离传统翻译原则,“抛弃维多利亚时期那种矫揉造作、生僻古涩的翻译措辞”,注重语言形式背后的思想实质,认为“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作是自身独立意义的新诗作品”、“看成是一定程度对原作的评鉴”^{[11]3}。翻译要求译者力求移译原作的形式与内容,但是诗歌的独特性“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12]137-138}。当内容和形式不可兼得时,译者有权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做出“评鉴”,即“试图预测原作,对解析作品起到一种准星的作用”^{[13]75},做出不同的理解和照应。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译本都是对原文文本有意无意的曲解,是译者个性化解读后创造性叛逆的回归。

三

意象主义犹如一颗流星迅疾地划过诗坛上的夜空。它的光芒是那样耀眼,以至于在最短暂的时间内给世界诗坛以最绚丽的闪亮。尽管由于意象主义者拒绝一切“宏大的”事物,只注意事物引起的感觉,单纯在感官印象层次上展开,而

不去发掘事物的深层结构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形式短小,覆盖范围狭窄,不适于表现重大的社会和人生主题,因而诗歌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由于强调“以情绪串接意象”,作品的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因而使得诗歌缺乏生命力;由于片面强调所谓“客观”和意象的绝对清晰、明确,因而很多丰富的诗情和朦胧的情景被排除在外;由于不能放手表达主观感情,又不能单独写客观,不允许任何叙述,因而意象主义诗歌很少有宏大的气魄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但是,意象主义者却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之“杏花”带到了西方,并革命性地撒播在西方文化中。此举意义重大,正如杰夫·特威切尔所说,“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2]90}。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创作者”(艾略特语),庞德等意象主义者常常突破语言层面的障碍,对中国诗歌进行创意翻译,为英语诗歌实现现代转向,做出了“最持久的贡献”^{[14]96}。意象主义的翻译理论为现当代翻译理论和实践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与语言学、哲学、文化学的关联发展”^{[10]22}。“译作乃新作”是他们对翻译与创作关系认识上的革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翻译原则和翻译批评标准近乎“解构”,尽管国内外译界对于他们的翻译观念、理论及实践的评价趋向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然而,意象主义者作为东学西渐语境下的先行者,其吃螃蟹的精神^①,值得批评界赋予一种更加客观、公正、合理的时代视角。

参 考 文 献

- [1]彼德·琼斯. 意象派诗选[C]. 袁小龙,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3.
- [2]杰夫·特威切尔. 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J]. 外国文学评论,1992(1): 86-91.
- [3]刘介民. 比较意象诗学[J]. 学术研究,2004(6): 123-128.
- [4]黎志敏. 庞德的“意象”概念辨析与评价[J]. 外国文学研究,2005(3): 97-104.
- [5]白志鹏. 庞德的“地铁车站”:意象主义的终点[J]. 外国文学研究,2003(6): 130-134.
- [6]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20. (下转第100页)

①季羡林先生说,西方人“很少从中国汲取精神文化产品”(见王宁“季羡林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9期),因此,我们综合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庞德翻译之艰难、创新、执着及其译诗在英美文坛的巨大影响等而有此说,而非“首个”涵义。第一个(批)中国诗歌英译者,参见海岸2007:537。

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保障。我国高校通信工程专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通过与美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更好地了解美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特色,以便借鉴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成熟的教育经验,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高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探索构建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参 考 文 献

- [1]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通信工程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通讯, 2009 (2): 12-25.
- [2]张瑛. 中外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的比较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 [3]李静. 中美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比较研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22 (6): 92-94.
- [4]林志雄, 留黎钦, 赵芳丽, 等. 地方高校应用型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探索[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12 (1): 97-99.

(上接第 92 页)

- [7]POUND, EZRA. The Confucian Odes: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M].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 Books, 1959:43.
- [8]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M].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6: 15.
- [9]张保红. “闪光的细节”: 庞德汉诗英译艺术研究——以《华夏集》为例[J].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9: 12 (1&2): 123-150.
- [10]王贵明. 中国翻译“论庞德的翻译观及其中国古典诗歌的创意英译”[J]. 2005(6):20-26.
- [11]APTER, RONNIE. Digging for the Treasure: Translation after Pound [M]. New York: P. Lang, 1987:3.
- [12]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137-138.
- [13]POUND, EZRA. The Tradition. In T. S. 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75.
- [14]KENNER, HUGH. The Pound Era[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96.

(上接第 96 页)

参 考 文 献

- [1]李静. 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改革[J]. 中国校外教育, 2011(3):105.
- [2]何万宁. 试析专业学位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对接[J]. 高教探索, 2002(4):30-32.
- [3]FLORIAN COULMAS.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M]. Lond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8-130.
- [4]潘孝泉. 以学科文化为依托的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新方向[J]. 中国高教教育, 2011(1):81-83.
- [5]顾晔. 以学科文化为核心英语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案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4):91-93.
- [6]张跃忠. 论 Seminar 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J]. 高等理科教育, 2007(1):58-60.
- [7]白福臣. 德国大学的研讨课教学模式探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 11:65-66.